

# 「高雄獎」的高度、厚度與廣度

文 / 陳明惠 (2017高雄獎國內觀察員 / 國立成功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2017高雄獎 張淳皓 《靈魂容器一家》 油彩畫布 80x80cmx2pcs 2016 (藝術家提供)



2015年英國最具盛名的藝術大獎泰納獎 (Turner Prize) 首次頒給非「藝術家」的團隊：Assemble。Assemble是由18位年輕建築師所組成的團隊，他們獲獎作品是位於利物浦的Granby Four街道，幫當地社區居民改建房屋並整理、設計花園的計畫，這樣獲得泰納大獎的「藝術作品」，當時被許多藝術家視為是一種藝術已死的現象。<sup>1</sup> 2016年

泰納獎由年僅31歲的海倫·馬丁 (Helen Marten) 的一系列複合媒材裝置作品獲獎，這一系列看似現成物但實質是藝術家親自手工製作的物件所組成，來呈現當今生活的無力感與失落。2016年奧地利林茲電子藝術節 (Ars Electronica) 的互動藝術類之「Golden Nica獎」由柏林藝術家克里斯多夫·華茄特 (Christoph Wachter) 和馬錫亞斯·嘉德 (

Mathias Jud) 所一起創作的〔你聽得到我嗎?〕 (Can you hear me?) 裝置作品，以戲謔的方式製作一個監聽政府機構的電子裝置，以諷刺人民生活在被政府監聽、監控的社會現象。

無論是由建築師團隊所進行的社區改造計畫，或是複合媒材裝置及電子互動裝置，當代藝術對於藝術的定義總是充滿變動性的，而那件作品獲得藝

術大獎，也往往取決於審查委員們對於藝術的定義與觀點。今年「高雄獎」徵件共收到611位參賽者投件，包含1833件作品，徵件共包含8類別：水墨膠彩、書法篆刻、油畫壓克力、素描Drawing版畫、雕塑、攝影、複合媒材、新媒體New Media。每位參賽者上傳3件作品，每件作品提供1-3張圖檔，而作品具聲光影音效果者，另外提供影片檔。因此，初審審查委員須在6天半時間審閱所有參賽作品及影音資料，整個過程是很繁重、冗長，而能在這6天半的時間討論全數參賽作品資料，及部分類別作品在美術館展場實際佈置後進行初審的決選，也考驗主辦單位 (高美館) 的行政組織能力。而1天半審查「高雄獎」得獎名單的複審會議，則是全數初審入圍入選以上作品，以作品實體在館方空間，決選審查委員進行不斷辯證、討論後進行。從「高雄獎」的一開始籌備到展覽結束，需耗時約一整年時間，我以觀察員的身分有幸參與整個初審、複審審查過程，也在不同審查委員對於藝術思維的激辯中獲益不少。

整個審查的過程是很嚴謹的，從每位委員先圈選各自欣賞的藝術家，再多次交叉比對，及多次針對個別藝術家作品評析，往往委員們討論越激烈，作品的藝術本質更能被彰顯而出。「高雄獎」的設立與對於作品類別的執著，產生與臺灣其他藝術大獎非常不一樣的當代藝術競賽風格。「高雄獎」於1997年設立徵件類別，過去多年來一直存在著是否存留的議論，而高美館過去多年對於初審分類、複審不分類的堅持，為「高雄獎」建立非常獨特的風格，因為藉著初審分類的設立，讓年輕藝術創作者不致於一窩蜂從事相對「流行」的藝術創作形式，如在作品形式上較佔優勢複合媒材、多媒體等，而直接鼓勵年輕藝術工作者投注在其專長的創作形式，較不隨波逐流。

臺灣於1987年解嚴之後，西方藝術思維大量被引介來台，也造就裝置藝術、複合媒體藝術、新

媒體藝術逐漸變成台灣當代藝術創作較強勢的創作形式，而「繪畫已死」的說法便成為瀰漫當時臺灣藝壇的一種氛圍，臺灣重要藝術家團隊「悍圖社」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以捍衛繪畫為主要宗旨而於1998年被設立起來。繪畫、書法、素描、版畫等平面創作形式，是直到2000年之後全球及臺灣藝術市場開始飛漲，這些較傳統的創作形式又逐漸受到年輕藝術家青睞。

筆者過去因長年居住在英國之故，得以觀察到英國當代藝術生態。在英國的當代藝術界，其實較不具有哪種創作形式較占優勢的現象。英國每年或每兩年舉辦的重要藝術比賽包含：RWS 當代水彩比賽（RWS Contemporary Watercolour Competition）、BP肖像獎（BP Portrait Award）、皇家藝術學院夏季展（Royal Academy of Arts - Summer Exhibition）、Jerwood素描獎

（Jerwood Drawing Prize）、John Moores繪畫獎（John Moores Painting Prize）、Hepworth雕塑獎（Hepworth Prize for Sculpture）、流明數位藝術獎（The Lumen Prize）、泰納獎（Turner Prize）。英國的藝術比賽除了泰納獎外，其餘藝術競賽獎大多直接限定創作媒材，當然主辦單位對於這些媒材的定義是很開放的，例如對於「素描」的定義其實已經跨越不同媒材的使用。臺灣的藝術比賽近年來逐

漸形塑出一種不限制創作類別、媒材的風氣，包含桃源美展與臺南新藝等，但基於如此，還保存分類的「高雄獎」更顯其重要與珍貴。尤其去年「高雄獎」暨「何創時書法篆刻類特別獎」雙料得主柏巧玲的作品極令人驚豔，似乎只能在尚具初審分類的「高雄獎」中，較能使這樣傳統創作媒材有脫穎而出的機會。

雖然「高雄獎」的分類特質使較傳統的媒材有更大的機會獲當代藝術大獎，但在每類組初審時，部分審查委員多少還是保留一種對於特定類別本位主義的審查標準，但這其實反映當代藝術在跨類別競賽時確實不易，因為部分創作類別的評審委員在許多程度上還存著對其「工具」本身的執著，尤其是創作工具本身文化符號較強的類別，如：書法篆刻、水墨膠彩。而其他類別雖然創作工具的文化符號與象徵性較低，但因為徵件已經有明確分類，在審查的過程中往往會看到幾位藝術家投件作品，令人有投錯類別的質疑，如：連續影像作品投攝影類、複合媒材作品投新媒體等。整體而言，今年「高雄獎」徵件作品大致品質很高，足以看出臺灣年輕世代的旺盛藝術創作力。雖然攝影與雕塑類依舊有太過工藝、沙龍且缺乏藝術性的作品投件，但整體的品質是優的。

因為初審以數位影像檔的方式審查，在審查過程中難免有部分作品會令人懷疑，是否作品尚未完成但為了投件所製作的影像檔，這個現象在素描版畫類常有審查委員提出質疑，便也接著委員們之間熱烈討論作品的真實性。另外攝影類的整體投件風格的社會關懷觀點很高，議題含括都市變更（臺南中國城）、年輕人生存的隱憂與焦慮、轉型正義的看法，而時下流行的「小確幸」，或是對於生活瑣事的喃喃自語風格全軍覆沒，顯示當下的年輕創作者擅長以攝影的紀實性與社會性來關懷人道議題。在素描、版畫類，整體作品的完整度很高，導致實驗性不夠，但以我自己本身過去的創作經驗，藝術家在投件參賽時，很自然地會挑選自己覺得完整度最高的作品參賽，這屬徵件比賽的自然現象，然而這也導致藝術競賽時很難看到實驗性高創作。但相對於攝影類，本屆「高雄獎」的油畫、壓克力類徵件作品關於藝術家自己內心、個人經驗的作品



2017高雄獎 鍾佩蓉 [致軟攻擊] 黃素描紙、水槍、紙凹版 版數1/1 55x39cmx5pcs 2015-2016 (攝影：經典攝影)



何創時書法篆刻類特別獎 鄭宇宏 《山不在高水不在深》 宣紙、墨、金墨、膠 270x90cm 2016 (攝影：經典攝影)

破，國際化的結果使年輕藝術家多了許多養分，但如何在這麼多龐雜的資訊裡找出自己的藝術之路，這絕對需要藝術家極大的努力才能達成。期待未來「高雄獎」更多元、更具深度、開創性的作品呈現。✎

<sup>1</sup> Charlotte Higgins (2015), 'Turner prize winners Assemble: "Art? We're more interested in plumbing"',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artanddesign/2015/dec/08/assemble-turner-prize-architects-are-we-artists>, accessed 19 February 2017.

偏高，但在初審的第二階段以原作審查時，儘管有些作品的風格偏「小確幸」，但作品整體本身的張力、藝術家獨創的技法、畫面的安排是很令人驚豔的，而這也是今年「高雄獎」得主就有兩位來自此類別。

本屆「高雄獎」的新媒體類投件是相對較弱的，作品形式上多帶有臺灣中生代藝術家的影響，相對於其他類別，新媒體類的創新是偏低的。儘管學術上對於「新媒體」的「新」的定義一直存有批評，但在此類別，我較期待看到在作品技術上具前瞻性、新穎感的創作，但這次的徵件作品並沒有令人眼睛一亮的作品，這可能是因為臺灣藝術家大多還是本科系學院訓練出身，對於偏科技技術性的創作形式沒有足夠的能力處理，而新媒體類令人期待的科技感，在本屆「高雄獎」投件中是缺席的。新

媒體藝術自1960年代開始崛起，當時藝術家與科學家之間的合作熱絡，包含著名的Experiments in Art and Technology (E.A.T.) 團隊，媒體藝術之父白南準也是那段時期崛起於國際藝壇，現在的年輕新媒體藝術家缺乏當年這群先驅者的實驗性與多樣性。

任何藝術比賽都無法完全客觀地審查，因為藝術是主觀的，它缺乏科學學門中實驗數據裡的絕對性。藝術創作類別眾多，而每個類別的審查評判標準不一，但本屆「高雄獎」的評審委員們對於藝術的認知一致性很高，而這便是委員們可以在共8天時間審查高達1833件作品，再抽絲剝繭且嚴謹地挑選出最後5位「高雄獎」得主、每類別優選藝術家，及「何創時書法篆刻類特別獎」。國際化且資訊全球化流通無阻的年代對藝術家是個極大的考驗，因為藝術創作講求議題、技法、形式創新與突



張嘉倫 (紀念) 多媒體影片 版數：1/1 2015-2016 (攝影：林宏龍)